

(1170)

薩布哈

埃及 Mahnouf Te mouf 原作
迦 辛 轉 譯

農夫阿布岱爾賽米正坐在一個被弄壞了快要朽爛的舊牛棚旁邊的一塊大石上面，凝視着那爲車輛牛馬所鋪砌的大道上，這大道正把海三阿格哈的產業和一切鄰舍的產業分割開來直到火車站頭爲止，沿着路旁邊，兩直行的皂樹形成了愛人的陰影。他注視着大道上，切心地在那些領着獸羣的小孩子們，肩頭上荷着鏟子的男人們，和靜悄悄地在他們的驢子後面走着的女人們之中，辨別出他所期望着的人來。

突然，一種愉快的微笑浮到他的臉上，他那美的潔白的牙齒都可以看見了。他從大石上面立了起來，使人記憶不到他是怎樣高闊身材，筋力強壯的人來，而且他那粗壯的形態是多麼愛人呵；裸露着的胸部生着一叢毫毛，在他敞開着的短衫處很引起人的注目。他把那麻布帶子緊緊地裹着他的腰部，使他那褪失的藍外衣縮短了很多很多，把他兩個大的腳踝和粗壯的大腿都顯露出來了。他一連地喊了幾次：

『薩布哈……薩布哈……薩布哈姑娘！此地來呵！』

那少女把頭掉向這聲音的來處，看見阿布岱爾賽米正向她走來，她立刻就認出了他，一陣甜蜜的微笑傳佈到她的面上，但她又迅速地用她在飄着的面紗遮起來了，她是跟在她的驢子後面走着的，驢子背上負着兩個空的竹筐，在她將手裏拿着的短棍在驢子身上輕敲了幾下之後，驢子就懂得立即向着家裏走去了。薩布哈離了大道，想從半路裏遇着阿布岱爾賽米，就從一條小運河旁邊的彎曲道上直穿過去了。她深深地被激動着，不顧她那沈靜的性情，和她抑制着她自己的感情的努力，而且，活潑地，幾乎是完全地遮覆在她的臉上把他們隱藏起來了。他們面對面地走近了，又靜靜地一齊走向那舊的牛棚去，在走到那大石時他們就停在那裏了。

阿布岱爾賽米憂慮地低着他的頭像是在想着決定說什麼話似地，他的面上蒙着一層憂鬱的面色。

「我已是幾天不看見你到海三阿格哈這裏來了。你是和什麼人吵了嘴麼，或者還是爲了我所不曉得的其他的原故？」阿布岱爾賽米躊躇了一會之後這樣說。

薩布哈讓她的面紗落了下來，煩躁地撫弄着她的衣裳，不曉得答什麼才好，同時阿布岱爾賽米却切望地凝視着她可愛的面龐，他的眼睛享受着她的美麗。

薩布哈是個極其可愛的村女，適當的身材，兩只愛人的黑眼睛。她是個心志純潔的姑娘，靈巧，清白，無論什麼事都忠實，具有徹心的虔誠和自信。她在海三阿格哈那裏認識了阿布岱爾賽米，她是被雇來作工的雇工，他是他主人的心腹僕役。就在那裏，他們發生了愛情了，而且是彼此這樣地愛戀着，以致他們四週的人都很注意他們，終於由那些親戚們說到她父親面前去了。

薩布哈的父親是極其輕視阿布岱爾賽米的，他認為他比他的女兒要低下得多，他已選中了那亞米得的兒子了（埃及地方的首領）身分高尚，有錢，服飾漂亮的青年，他曾驚羨過他的女兒，情願要她做他的妻子，而且已預備妥當，將要把那三十磅的妝奩交給她的父親了；比較起來，阿布岱爾賽米的愛情自然是一種大的侮辱；當他去向薩布哈的父親要求和她結婚時，他被極無禮地送了出來，倘是他再去的話，那就要被申飭着走出來了。

阿布岱爾賽米回到他主人的屋裏，感到非常地痛心，對於剛纔接受到的待遇又怒又羞，但他決志不向薩布哈提起一字，他對她的愛情也不因着痛苦而丟棄。

阿布岱爾賽米是人人曉得他是他主人極其寵愛的忠誠老實人。

薩布哈仍然沉默着直到阿布岱爾賽米來詰問她，同時，他切愛地凝望着她：

「你病了麼，薩布哈……你幾時才來做工呢？」

薩布哈，呈着憂鬱悲哀的面色，怨聲地說：

「我不再到海三阿格哈這裏來做工了。」

在聽了這句話之後，阿布岱爾賽米的眼睛因着抑制着的情氣變成無情了，他用激怒惹氣的聲音喊着說：

「什麼！你不到海三阿格哈這裏來了？這是誰說的？」

「我的父親。」

「爲什麼？」

「因爲他發覺了我們的戀愛了。」

「就爲這緣因他要來分開我們麼？」

「是的，永久地。」

「那不能。」

「爲什麼不能呢，而且……」

突然地中止了，她又變爲沉默了。

阿布岱爾賽米在猜度着她所要說的話，暴怒地聲音喊着說：

「不要害羞，薩布哈，把你要隱藏起來的話說完了吧；你是說你已經和亞米得的兒子訂了婚……但我對你發誓……」

他像是氣哽住了，他的眼睛裏發了火了，他的血管都像細繩子似地顯露出來了，他把喉嚨裏的乾塊兒吞了下去，嘎聲地說：

「我對你發誓吧，這一次的婚姻是決不退讓的……決不……決不……我存在一天，你除了屬我而外是決不能屬於其他任何人的。」

這是薩布哈第一次看見阿布岱爾賽米這樣大聲地說話，和他那粗野的狀態；她十分地恐懼，迅速地從他那裏把視線收回了……這就是阿布岱爾賽米，那恬靜，忍耐，謙遜的人麼？他直到現在的這一刻爲止，總是平靜地生活着，從來沒和人毆打或鬥吵過。

阿布岱爾賽米極困難地呼吸着，而且戰慄着像是被大的熱症所侵襲了的。過了一會，這襲擊過去了，他又恢復了他的原狀，薩布哈就平靜地，溫柔地向他說：

「阿布岱爾賽米，你要我怎樣呢？……你要我不聽從我的父親麼？……我怎麼能夠做這

樣的事呢？」

「既這樣你就不該愛我，薩布哈。」他回答着說。

這少女仍然靜默了一些時候，突然，眼淚潛潛地滴下來了；看着阿布岱爾賽米像是有一把刀在他心裏轉動着似地。這少女的眼睛裏充滿了哀憐地走近他，他就溫柔地引着她走入了那舊的牛棚，使薩布哈坐在一堆草上，拭乾了她的眼淚，悔恨地向她說：

「薩布哈，你不要哭，你的眼淚刺進了我的心了。我確實地深信你的愛情的；但是你和別人訂了婚的這想頭我是不能忍耐的呵，我要盡力地去破壞它。我將要和你的父親去說說看，或者他要允許我的……的確。他必答應的……的確……的確。」

當她掉過頭來向他看着的時候，她的眼睛裏滿了眼淚。她說：

「你怎樣可以使我的父親同意於我們的戀愛呢？你不是已經去求過婚被拒絕了麼？你想着我是沒會注意過你所進行的麼？」

阿布岱爾賽米想回答她，但是為感情所哽了。過了些時候，他仍然困惱着，同時他的眼睛因希望而發光，因絕望而幽闇了，他不自覺地低語着：

「但是這一次我有我的意思。」

薩 布 哈

一七

「什麼意思呢？」

阿布岱爾賽米猶疑了一會兒，仍然沉默着，他的眼睛迴旋着，然後，看看四面，他就就着這少女的耳朵唧噥着說：

「我有妝奩呵……就這個我就可以獲得了你了。」

薩布哈在她的袖子上拭乾了她的眼睛和鼻子，她的臉上顯出愉快的笑容來了，她熱望地喊着說：

「什麼，阿布岱爾賽米……你有了妝奩了麼……那三十鎊？」

「是的，我衣袋裏有呵……你要看麼？」

他把手放進他的衣袋裏去，拖出一卷鈔票來，用那激動的聲音在她面前數着，同時，那許多鈔票在他手裏顫動起來了。當他數完了之後，他帶着困惱的笑容看着她說：

「那就是你的錢，薩布哈，那就是我將要去交給你父親的你的妝奩。你放在手裏摸摸它吧……拿着吧……拿着吧……」

他拘泥地叫她拿着，但這少女却並沒有這樣做。突然地，她愉快的笑容消失了，她的眼睛裏充滿了熱望，嚴肅的聲音問着他說：

「你什麼地方得來的這許多錢啊？我們都曉得你是很窮的。」

這是一個微妙，果敢，而且出於意料之外的詰問，大大地使阿布岱爾賽米顛覆了。他緊繃着他的眉頭，自己不能抑制的憤怒的腔調答着說：

「那是我的事業。你無須來問我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我有錢，那就夠了。這是我自己的，我將把它交在你父親手裏當作你的妝奩。」

薩布哈仍然思索的樣子繼續着她的高聲的說話，像是對她自己說似地。

「你並沒有什麼家畜賣了可以獲得這一筆錢來，你也沒有什麼親戚能夠借點給你，而你的主人一定也很吝嗇地不見得除了你僅有的工資而外再多給你一些……」

薩布哈的眼睛突然地黑暗了；極其恐怖地凝視着他，她逼近了他低聲地向他說：

「不……這不是你……這不能……但是你爲什麼這樣顫抖呢？」

然後，她突然確實地覺察了真情，這少女就大聲地叫喊着說，

「這不是你的錢……你敢去動它……這定是海三阿格哈的錢……這三十鎊定是你早幾天從他屋裏偷了出來的。」

阿布岱爾賽米聽了這話之後臉上變成十分地幽闇了，他怒不可遏地喊着說：

「這樣缺乏意識麼……我是個賊，你敢咒我是賊？」

「那麼這錢是從那裏得來的呢？」

阿布岱爾賽米吃吃地說了一些極其不能領會的話。一種粗魯殘忍的表情在他臉上顯露了，薩布哈呢，在她面前她看見了痛苦與羞愧。阿布岱爾賽米的眼睛全被流落的眼淚浸濕了——那些失望和陵辱的眼淚。在這瞬間，她也窺見了「男人」的傲慢在她——這懦弱順從的「女人」——的面前完全傾覆了。她已不再怕他了，只用憐憫的眼睛看着他，走到他面前用她的膀子摟着他的肩頭，安慰着他說：

「阿布岱爾賽米，你不要氣我。我愛你，而且也只願你幸福快樂。把這錢還給它的主人去，這種錢是可憎的，是得不着祝福的。你必須把它退還了去，上帝或者能寬恕你犯罪的行為，你必須，你一定要還了去，阿布岱爾賽米。你是個好人，每個人都曉得你是個向上的老誠人。別要污穢了你的名譽。你允許我把這錢還給它的主人去，別要使他曉得。」

當她這樣說着時，眼淚流到薩布哈的頰上了。阿布岱爾賽米堅決地聲音回答着她說：

「不，我不把這錢送還了去。現在是我的了，我要去交付你的妝奩去。」

薩布哈流淚了，把她的臉藏在她的手裏，扼喉地嗚咽着：

「我不能，我永遠不能接受那偷來的錢作我的妝奩的。上帝定不祝福我們的婚姻的。我不能承受這樣的事呵！」

阿布岱爾賽米逼近了她，彎着身子向她急性地說：

「我也永不允許將你給了別人，我不能想像你做了別人的妻的。爲這緣故，我才犯下了這個罪孽，去偷了我的主人，也是我的恩人的錢來的。這是極正確的，我這樣做是沒什麼罪愆的。我是個窮苦無助的人，我的對手却是個有錢有勢的人。他靠得穩可以得勝，我却要被克服了。但是我用什麼其他的利器可以打倒他呢？你可以想像在我聽見了你的婚約的時候，我是如何地難受呵，我簡直是近於瘋狂了，一夜全是在我的門前紊亂地凝視着大空過去了的。突然這意思向我來了，我不曉得從那裏來的，或者是魔鬼在我的耳朵裏低語了的。他的確是個和氣的勸告人，因爲他告訴了我怎樣可以得着你的法子。我於是就記憶到我的主人，海三阿格哈，他兩天之前收到了五十磅房租，我也曉得那錢是放在他房間裏的鐵箱裏的。我突然站了起來，喃喃地對自己說：「在我的主人將錢積起來存在銀行裏，再大利息借給窮的農人們，這三十磅算什麼呢？但在我，這點數目就是我一切了，我的幸福全依賴着它呢！」」這樣，我的做賊的罪就犯下了。這一切的事都是爲的你薩布哈呵！原諒我，我希望

(1179)

上帝原諒我，在他那裏我將懺悔，懇求他將我這大的罪愆洗去——我這全生命裏的僅有的罪愆。」

薩布哈聽着他，自己在嗚咽着，突然，她覺得阿布岱爾賽米的熱的呼吸氣逼近了她的面孔，至於他的唇接觸着她的面頰了，他把錢向她手裏一推，改變而且懼怯的聲音向她說：

「薩布哈，我愛你，崇敬你。倘使沒有了你，我就難於生活了。你是我的靈魂，是我眼睛裏的光，心裏的快樂。薩布哈，你拿起這錢來，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吧，拿起它來。」

突然薩布哈覺得在她頰上來了一吻，使她因之感到像是被毒蛇咬了似的，同時，那錢接觸到她的手上，有如火焰焦灼她的手一樣，她大聲地叫喊起來，迅速地從阿布岱爾賽米身邊走了過來，說：

「離開我，再這種樣子的話，你敢來逼近我！我不能忍受你這形像的，阿布岱爾賽米，我也不許可你來吻我。立刻把這錢還給你的主人去，倘使我再來時，它仍在你這裏，我就要將它撕成片片了。快些離開了我，你如不立刻這樣，那我就喊救命似地喊起來了。」

在這時候，站在薩布哈面前的不是那謙遜溫和的阿布岱爾賽米了，完全是另一個人，一個她從來沒看見過的人——彷彿是個眼睛粗大紅腫，面孔幽闇發燃的凶猛野獸一樣了；正把

他靈魂裏一切迅速可畏的變動給顯示出來了。他不了解地聽着她說着，而在她無間斷地向後退避時，他不自知地更逼近了她——薩布哈正張大了嘴要呼喊時，但突然發見她被緊緊地猛烈地擁抱着了，同時，阿布岱爾賽米喊出許多不可解的慕戀的話來。不顧她怎樣掙扎着，他狂吻着她。

於是一個嚴肅的鬥爭在他們倆之中發生了，這少女覺得她要被制服了，她竭力地喊着求救，但阿布岱爾賽米的手總是遏抑着不使她喊出來。雖然這樣，有時也還能發出幾個斷續的字句傳到他的耳朵裏來：

「離開我……我沒有什麼事情要同你去做……我厭惡你……我痛恨你」

他呢，粗魯的聲音回答着說：

「你永不許和其他的人結婚去。你一定是我的……我愛你，崇敬你……你必須要愛我……你一定要。」

薩布哈預備要大聲地不顧死活地叫喊起來，使這舊的牛棚裏充滿了它的反聲，以致阿布岱爾賽米驚怖得覺到援救立刻都從四面來了，彷彿這少女被人從他手裏強奪過去，交到他的對手手裏了，同時，他被警士們拘押着領進監牢去了。突然一個想念在他的腦裏閃了下子，

在他面前三件事情清晰地分立着：這少女不過是在和他開玩笑；他要失敗而他的對手却得了勝；所有的村中人都將嘲笑譏刺他的失戀。他從頭至腳戰慄着，他被那從他靈魂裏所發出的新感覺所把握了，使他自己成了個完全兩樣的人。他的右手不自覺地在那少女的頸項上用力地緊摟着，另一個手則悶塞着她的嘴使她不能叫喊出來——他時時地低語着：

「我決不讓你走的……你永不能和別人去結婚……我愛你……我不準你洩漏了我的秘密……你一定要愛我的。」

突然，那少女的氣力消失了，阿布岱爾賽米想着她是降服了，所以就鬆下了她，她就不動地躺到那草堆上去了。

阿布岱爾賽米凝視着那躺在草堆上的少女一些時候，他不曉得他所真實遭遇着的是什麼事。漸漸地他又變成他固有的自己了，他從頭至腳顫抖着；摔倒在草堆上，小心溫柔地詰問着那少女，輕輕地搖着她，嗚咽地聲音向她說着，忽然，他凶悍地喊起來了：

「我沒有做這樣的事……決不，決不……那不是我。」

然後，他就一面號哭哀嘆着，一面在泥土裏亂滾，用他尖銳的指甲抓他的面孔。

恰巧正在這時海三阿格哈走過那牛棚，打算從田野當中的小路上走向回教堂去，在那裏

他要完成他的晚膳，他獨自走着，深深地專心地在數那佛珠兒，他照平常地戴着那舊的寬大的土耳其式帽子，幾幾乎連他的耳朵都要遮沒了，他用那破舊的黑外衫和那白羊毛巾圍着他的肩頭。當他這樣走着時，他聽見了那從牛棚裏傳出來的奇異聲音，他很快地抬起他的頭來，切望地聽着，已經忘却了那玫瑰念珠了。那聲音幾次地重複着，海三阿格哈就向它的來處前進着。在走到了牛棚的門口時，他看見阿布岱爾賽米在裏面像只瘋狗似地葡萄着，破啞的聲音哀哭着，他極其迷惑地問他說：

「阿布岱爾賽米，你做錯了什麼事情？是誰這樣傷害了你？」

阿布岱爾賽米儘力地高喊着，一面說一面傷心地哭着：「主人，薩布哈死了，這是我殺死她的，到牛棚裏面去，你就可以看見她的屍體了；我從你那裏偷了來的錢也散在它的四面。」

然後，他就用他的指甲抓着他的面孔，在灰塵裏亂滾，同時慟哭着。

當海三阿格哈一閃眼到牛棚裏時，他看見了那躺在草堆上的少女的身體，和四散在她身體傍邊的那寶貴的鈔票，他完全昏迷了。他想走進牛棚去，但他很懼怕那屍體；突然，他勇敢地兩手遮起了眼睛，迅速地爬進去了；他在地面上摸索着拾起那錢來，直到他的手無意地

觸到了那少女的冰冷的頭上他於是就跳出來大聲地喊着說：

「救命呵……救命呵……捉賊呵……捉賊呵……捉住那兇手呵……兇手呵。」

童年的回憶 (續前)

魏中天

我的誕日

不知怎的，媽媽今天特別歡喜，雖然她仍是消瘦的面容與疏稀的頭髮。

走着，滿面笑容；立着，也滿面笑容。又看她弄了二個蛋，蛋殼塗了紅紅的。把蛋煮熟了，拿在手上。

「今天是五月十二，是你的生日呀！乖乖！」媽媽牽着我的手說。

「呵！我的生日，紅蛋是給我吃的嗎？」

「是的！」說了，把蛋交给了我，我歡喜得跳了起來。

瞞着我的妹妹，跑到沒有人的地方，偷吃了。

晚上，風又大，雨又大，足足下了一晚，破漏不堪的房子，那能經得這樣大的風大的雨呢？——把我們的被帳都漏濕了。

媽媽想起了她淒涼的身世，又哭了！

『不要哭呀！媽媽。不要把你的身體哭壞了呵！』我立在她身前，低聲的慰着她。

天亮了。出門一望，枯旱的田野，已變成大海了。

素來善於捉魚的爸爸，此時已經準備好了他捉魚的物件了。我想同爸爸一道去，幫他提竹籠，媽媽又怕我失足墮到水裏去，強迫不准我同去。

約在十一點鐘的時候，爸爸笑微微的回來了。

一身的衣裳都被水浸濕了。面上呈着怕冷的表情。

『捉了有沒有？』媽媽問着爸爸。

『有哩，起碼有五六斤，通是很大的。』說了，放下了那個竹籠。

媽媽，我，都笑了。目光一齊注視到這幾十條鯉魚身上。

『這樣多的魚，怎樣處置呢？』媽媽又說，過了一刻。

『我想，不如把牠賣了吧，賣了買米煮哩。』爸爸說。

『也好！』媽媽贊成了他的意見。

我偷偷的把一條黃金色的鯉魚養在一個小玻璃瓶中。

留來，自己做菜的，祇有四條小的鯉魚和二條鮎魚，

爸爸失望了

添福叔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一次，到我家裏來玩，看我年紀稍長了，很關心我的將來職業問題。

『像這樣大的年紀，勉強可以擔一擔小水桶的水，不如早點給人家做學徒吧。』遂由添福

叔這樣的提議。

『我也這樣想，不過，得不到很好的機會』，爸爸的回答。

『聽說木匠，妙全師，要一個學徒，無妨去問問看。』

『對啦！他這人也還和藹，長厚，定不會和其他一切的人那樣殘酷的打罵學徒。』

(1187)

後來，媽媽來了，爸爸將這個意思告訴她，媽媽參加半點意見，俯着頭。

『我不願意離開我媽媽到外面去。』我哭着說了！牽着我媽媽的衣裙。

『死鬼子，不替人家做工，把你餓死着。』爸爸發怒了。

媽媽仍是呆呆的站着，不說半句話。

結果是由爸爸帶我到橫陂圩給人做學徒去了。

『媽媽！我……』分離時，我哭着叫媽媽。

『心肝！……』媽媽也說不成話。

爸爸行在先，我在後頭，炎熱的天氣，把我的頭都晒痛了。

在途中我也會想起，假如師傅要無理由打罵我，那我不怕一切的就偷跑回家裏來，管牠媽的，我有我的自由。

一步一步的走，過了許久的時間，才跑完這十八里長長的路程。

據爸爸的本意，以為三年出師，可得二十塊錢，四套衣服。那知那個鼻孔下留有毛的老板說：

『不合意，年齡太小了，乳毛還沒有乾。』

失望的爸爸，吐了一口長長的怨氣。

我走出了這矮矮的舖門，好像從地獄走出來似的見了太陽。

歡喜極了，自己心裏想：『好極了，又不會離開我的媽媽。』

當我們回到家裏的時候，媽媽發出了快樂的呼聲。

白流了汗血

炎炎的夏日，樹枝上的蟬兒都在悲鳴，這正是我們鄉村裏收割的時候。

爸爸呢，媽媽呢，不分晝夜，拚命的忙碌。

就是我和妹妹，也很忙碌，走來走去，一時送茶，一時送水。祇過了一個月的光景，把我的面孔，晒得和大門板一樣黑了。因為我每天都不願意帶我那頂又破又爛的黃草帽呀。

算是收割完了。此次的收割，比往年豐富得多，我家中也平空的添加了十幾擔黃黃的

穀。

「媽媽，以後我們不愁沒飯吃了，有這樣多的穀。」我說。

「這是暫時放在我家裏的，幾天以後，就給人擔去了。」

「什麼緣故呢？誰道有強盜來搶不成？」

「笨人！你那會曉得，要量租給蕭琴老爺的，還有，你祖父時借了武舉的四元，現每年要量三石利穀。」

我聽不懂她說的租穀利穀的名詞，我以爲她是騙我的，於是離開了她，伴着妹妹到外面玩去了。

真的，過了三天，我們還沒有起床的時候，就來了一個兇惡債主，同着幾個如老虎似的僕人，不客氣的，把我的穀一擔一擔的擔去，眼巴巴望着他們，唉，那時真的要把我氣哭了。

(1189)

我想：有錢的人，真是沒有良心的，我爸爸媽媽幾個月辛辛苦苦得來的代價，他們竟無

條件的把牠擔去，這不是白流了我爸媽的汗血嗎？！

有錢的人真是等於強盜，等於土匪，因為他白晝搶奪我們的幾個月的食糧呀！

唉！這社會太黑暗了！我將永遠咀咒牠，咀咒牠到光明的前夜。

離了收割後的第一個月，我家中已無一石半斗的白米了！這不是替人辛苦替人忙嗎！

唉，奴隸們的……

我爸媽汗血得來的代價，已被有錢的人白白的搶去了。

『有錢的人是土匪，是強盜，因為他白晝搶奪我們的食糧呀！』這句話是深深的印在我腦海裏一直到現在。

流淚送爸爸

我們家鄉裏，自從去年林康哥過南洋以後，就一天多一天到南洋謀生的人了。

在南洋，雖是和家鄉一樣的做苦工，而所得的工資，稍為豐富了一點。——聽說每月有二十餘元之度。

我爸爸看了這樣，在家鄉又不能過活，和我媽商酌了一晚，也決到了七月五日同厚成叔，觀福叔。百友叔——一夥人到南洋謀生活去了。

七月四日到了，明天呢？明天就是我爸爸啓程的日期。

媽媽準備了許多食物，一包一包的包好，給爸爸在路上作點心。

臨別的那一餐，媽媽還殺了由外祖母家裏帶回來那個將要生蛋的雌雞，給他吃，以作贈行。

爸爸離開了貧窮的家庭，到萬里重洋的異國去了。

媽媽牽着我和妹妹的手，在高崗上流淚送着遠游的爸爸。

奇怪得很，爸爸在家時，因為他有時要罵我或打我，真的我有點討厭他！現在，他走

了，離了我們到異國謀生去了，此時，才感到心中的寂寞與淒涼！

什麼時候才能見到我的爸爸呢？又什麼時候才能相處在一塊呢？

(1191)

在快要分別時那時的一切，還清清楚楚在我腦海裏。

『你打算幾年才回唐山呢？』媽媽說了，看了我，又看了爸爸。

『大概三年吧，』爸爸很淒慘的答。

小妹妹牽着媽媽的衣角說道：『爸爸！你回時，要買很多東西給我玩呵！』

跟着妹妹我也說了一句，『爸爸，你要買雙皮鞋和草帽給我呵！』爸爸很歡喜的答應了我們。

別離的時候，各各都是愁容滿面，最後媽媽祇說了：

『祝你路途平安』的一句，爸爸就離了我們到南洋去了。

爸爸呵！何時才能得見你的顏容呢？

曙光將到了

一個半天紅霞黃昏的時候。

忽然，我們鄉村裏，來了成千個穿灰色衣服的軍隊，把我嚇驚了！大哥說：『大哥在

(1193)

此，不要怕，這是打倒軍閥的革命軍。」

那時我聽不懂什麼『軍閥』，『什麼』革命軍，『祇大哥告訴我不要害怕，我的胆子就大了。由大哥的領導，我們有時也敢跑進他們裏面去，看光景。唉！可憐呵，有的是受傷了正在呻吟，有的是睡在地板上，和死豬一樣。那個地方，發散出一種難忍的臭味。』

很少看見軍隊的我們鄉村裏一般人，起初是怕和他們接近，過了一天，看他們沒有凶惡的舉動，大家都樂意和他們交往了。

我媽媽在自己菜園裏摘了一籃青菜與許多茄子，賣給他們，一共賣了十五毫子，把我媽媽歡喜得不想吃飯了。

第三天的早上，大哥急急的跑來告訴一件可怕的消息，他們——這些軍隊，把我們鄉村的重勤，則四，阿榮古，遇綱，初晨五個人縛去了。這是因為有很多人密告，說他們是土豪劣紳。

那天下午，就要槍斃他們了，團長的命令。

他們槍斃的時候，我要同大哥去看看，媽媽不願給我去，結果，我偷偷的從後門跑到去

(1194)

了。

看的人，特別是各鄉村的人來得多，大家都說：『好！打死這般害人的東西。』

剛要執行槍決的時候，過綢，則四……等等，都嗚咽的哭了！祇有阿榮古，度態是很強梗的，他說：『死就死，有什麼要緊，十八年過了，又是一個好漢。』

號聲響了！隨着呼呼的幾下槍聲，竟把這一世威風的他們，永別了他們一手造成黑暗的我們的鄉村。

那時，我暗暗的想：怎不把那個白晝搶奪我們的食糧的薰琴老爺槍斃了呢！

這成千個穿灰色衣服的軍隊，在第四天的清早，就離開了我們的鄉村裏，到安流去了。很多人拿了喜炮歡送他們，在他們將要動身的時候。

媽媽把賣菜得來的錢化了三毫子買了一雙布鞋給我。這是這次革命軍來時的紀念品。

四個小偷兒

『四個小妖怪』的稱呼，竟普遍的在村中孩子們的口中叫喚了！尤其是大哥『貓精』的花

名。

這四個小妖怪就是：——凌云，仲芳，我，代榮。

大哥貓精，他確是有獨出的天才，他年紀又小，又沒有多大的讀書，而他對於一切我們的事，都很有計劃與機謀。

記得一次我們去偷叔兵伯的梨子時，不是他的計謀，我們定要被他捉去，吃很多耳光了。

那次偷梨的時候，大哥感着前次偷龍眼時，代榮做眼線，不留心，竟失敗了！所以他親自做眼線，叫我們三人入園，決定我和仲芳兩個人上樹，代榮拿布袋。

佈置好了，於是我們從一個小洞爬進去。

過了一刻，我在樹上，已看見了叔兵伯從他家裏慢慢的跑來，我慌了，低聲的告訴仲芳，他比我更慌，面上好像塗上了一層青的顏色。

在這無法逃脫當中，我們只得躲在樹葉中，不動，蚊子來咬時，也死死忍着痛。

『怎麼還沒有梨子丟下來呢？』代榮還這樣說。

『不要說，有人來了！』他聽了我的話，也很機警的，伏在一堆盛茂的草叢中，誰也看不

(1195)

(1196)

見他。

叔兵伯越來越近，大哥也發覺了。

我在樹葉中偷偷望着，心兒已經急煞了。

大哥不慌不忙的跑到叔兵伯面前說道：

「叔兵伯！你老人家，這樣熱的天氣，到那去呢？」

「到梨園裏去，拿點東西。」他不以為然的答着。

「剛剛嶺尾的何姐，來找你，他是說請你吃喜酒哩？」

「呵！」叔兵伯抓着鬍子笑了！「他現在到那裏去了？」倒問着大哥。

「他大概到你家裏去了，手上還拿着一張紅紅的帖。」

叔兵伯聽着有喜酒吃，摸着鬍子，向後轉折回家裏去了。

「幹快摘，不論大小。」大哥跑前來對我們說。聲音很小。

「放心！我們曉得，」我答着。

這時，代榮聞聲從草叢中跳出來了，滿身都塗着黃色的灰塵，也有枯了的草稈。

小戰士十四個

(1197)

由大哥一人召集的童子軍，今天又在草坪上操練了。大哥英勇得很，戴着那次成千個軍隊來時拾了的破舊的軍帽，可是，頭上捉着一條條的痧痕，我們都笑他頸上吊對聯。

正在想排隊的時候，忽然來了幾個年老的人，圍着我們。有的笑着，有的說着。

我們十幾個人，都不好意思的站着不動，嗤嗤的自己對自己笑；大哥就不同了，他仍是英勇的站在前面，右手高舉着竹的指揮刀。

『這般小鬼，倒很有趣。』一個觀看的人說。說了又笑。

『有趣，有趣，我們將來要當革命軍的。』大哥正正經經對他們說，指揮刀直指着他們。他們聽了，譏諷似的哈哈的大笑，不高興的跑走了。直到了他們離開了一里遠的時候，還聽得到他們的笑聲。

從午後二點鐘起，操到日落西山的時候，我們也不困倦，這次祇學了立正和稍息，報名數還弄得不好。

我們一共祇有十四個人，代榮最小，站在排尾，開始報數的時候，代榮高聲的報着『十八。』

大哥禁不住笑了，『不是，是十三。』說了，又笑。在黃昏的時候，我們分散各自歸家了。

我剛回到門首，望見小妹妹站在門限上望着我，並且對我說：『哥哥！你還不回來燒火煮飯，媽媽要罵你了！』我牽着他的手，到了屋裏，放下竹槍，在我媽媽看不見的暗的地方。

媽媽在洗青菜，看了我，說一聲：『日頭落嶺了，還才回來！』並不責罵我，仍舊是洗着她的青菜。

小妹妹告訴我，她今天在家裏用黃泥做了碗，茶杯，小椅子，……並且拿給我看，還有一個小小泥菩薩，坐在地板上，一點像也沒有。

『菩薩的鼻公呢？老鼠吃了呢？』我嘲笑她。

『沒有，原來就是做了這樣，你不要笑我呀！』面孔紅紅的。

兩個人都笑了一下。

『吃飯了，來呀！心肝。』這是我媽媽叫我們吃飯的聲音。我們隨着這個聲音，離開了這個沒有鼻子的泥菩薩。

在淡淡的燈光下，吃着我媽媽煮的沒油的青菜。

意外的歡欣

『水客』錦秀叔，從南洋回來，已有三天了。

我們鄉村裏，無論什麼人做了什麼事，都沒有『水客』從南洋回來的那樣使人熱烈的迎接與歡欣，因為一切在南洋工作的人的消息與銀錢，都由他一人帶回。

我媽媽早就想去見他，問問我爸爸的現狀，爲了田間種作的忙碌，終於一天挨過一天。萬不會想到今天錦秀叔會到我家裏來。

他來了，媽媽又驚又喜，慌忙得了不得，右手燒火，左手弄水，又叫我去買了一包茶葉，用了三個銅板。茶已煮好了，找不到茶杯，於是乎用了大碗作茶杯，好笑。

『李嫂，不要太客氣了。』他笑着說。

『窮人家裏，沒有酒，沒有菜，來待『番客』，只有清水，淡茶招待，不要見笑呵！』我媽媽忙忙的說。

『不要緊的，出門人，無所謂。』

(1199)

我倒了一碗茶，捧在他的面前，『錦秀叔，吃茶！』眼睛不動的望着他。

『呵，這就是阿玉嗎？幾年不見了。長得這麼大，很蘇文哩。』飲了一口茶，『阿玉，我忘記了帶糕餅給你吃，你今年幾歲？』

『醜乖乖的，沒有飯吃，餓壞了！他今年十四歲了！又沒有牛給他牧，一天坐在家裏學頑皮。』媽媽代着我答。

『小孩子，俏皮才好。這個呢？』他指着我妹妹向媽媽問。

『這個是他的妹妹，也是沒有飯吃餓壞了！我早就想把她嫁出，又找不到適合的人家。』

『不要早早嫁了，等過幾年日康哥在南洋賺了錢，做了『世界』來要大行嫁哩。』

『說好話，苦命人，終是苦命的。』

錦秀叔從他袋裏拿出了一枝香烟，吸着，鼻孔裏有烟走出來，我很奇怪。此時媽媽坐在矮檯上，抱着妹妹。

談了許多客套話，才轉入了正題。

『我回『唐山』的時候，日康哥交了五十盾銀，二件衣服，和一雙皮鞋，他說這皮鞋是給阿玉穿的。』他又從鼻孔裏吐出了白烟『他現在身體很好，每日有二十五盾工錢，他不吃烟，

又不賭博，除了零用外，每月也積得多少錢。」

我媽媽在他手上，領了四十多元大洋，二件衣服，和一雙小皮鞋。

「謝謝你，多勞你帶回。」媽媽面上有點笑痕了。「那末，他還有什麼囑咐沒有？」

「他說，你在家要小心家務，他隔了幾個月又有錢寄回接濟家中，稍爲可以得多一點錢的時候，還要給阿玉進學堂，你不要過於掛念他，他三年二年就會回唐山的。」

媽媽又叫我倒了一碗茶給他。

他從袋裏掏出了一個錢，看了，說：「現在已是十一點鐘了，我還要到別的人家裏，我去了，李嫂。」站立起來「下日再會。」

「在我家裏吃飯了，雖然沒有什麼酒菜。」媽媽留着他。

「多謝了，李嫂。」拿了他的雨傘，一面走一面說。

媽媽牽着我，妹妹，一同送到了門口。

討厭的媒婆

一個老婆婆，把着一枝黑的雨傘，跑進我們家裏來。

「你媽媽在家嗎？」她一進來就這樣問我。

「在家！做什麼？」

「你去告訴她，說吳三大娘來了。」她把手上的雨傘放下，老實不客氣的坐在矮櫈上。我回頭跑進房裏去，叫出我媽媽來。

媽媽看着她，很熟識的打了招呼。

「吳叔婆，今天吹了什麼風，送你到我家裏來！」我媽媽笑着說。

「好說。」停了一下。「聽說你有一個千金，還沒有給人配定，今次特地代着曾家爲這事說合。」

「吳叔婆，我早就有這種意思，可惜沒有找到適合的人家，這次你來，好極了！」

「曾姓家裏很好，住新屋，有錢放賬，有錢買田，大的兒子又在省城讀做官的學堂呀！」

「那末，」媽媽很滿意了！「想和我女兒說合的是第幾個兒子呢？」

「是滿子，人又溫純，又蘇文。」

「幾歲？」

「今年才十歲。」

「好極了！金娣今年也是十歲。」

「你去叫她給我看看，好對會家說。」

「金娣！金娣！」媽媽站起來高聲叫着。

過了一刻，還聽不到小妹妹的回聲，媽媽命我到外面找去了。

在阿壽伯的龍眼樹下，已找着妹妹和幾個人在地上混石子了。

「妹妹，今天媽媽要把你賣出去，你切不要回家呵；」我細聲細語的對她說。

「唔？」妹妹好像要哭了似的。「賣我？」

「不要緊的，你暫時不要回家就是了。」我慰着她。她仍是在和她們混石子去了。

「媽媽！我找不到妹妹！」回來我騙着媽媽。

媽媽又命我燒飯，我故意燒着生樹枝，燒得滿屋都是火烟。

這位老婆婆，不安於坐迫得非走不可，急急的，忘記了把我妹妹的八字帶去！

悲劇的發生

在我自己屋簷下，有一個洞，又有幾根干草桿。

開始我發現了一個老麻雀，從那個洞裏飛了出來。我很奇怪。

第二天，我又看見了那個老麻雀，嘴裏含着一個蟲，飛進去。一刻，聽着一陣小麻雀的歡迎聲。

『呵！定是鳥巢，這是鳥巢！』我歡喜得跳了起來，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看了我媽媽到外面種田去了。

我去告訴了順招哥，妹妹，再去告訴了大哥和二哥。一道去，取鳥巢。

從地上距離那個鳥巢，約有一丈高，用了桌子，橈子，層疊起來，終於不夠高。

我們急了，個個都現着緊張的表情，又歡喜，又冤枉。

『黃叔婆有木梯，把牠借來！』大哥說。

『對啦！對啦！借梯來，借梯來。』順招哥說。

於是我們派了二哥和順招哥做代表。因為她是二哥的伯婆呀！

他倆去了，我們沉默着，聽着那個老麻雀的悲鳴，牠大概已曉得我們已發現了牠的兒子了。

(1025)

『看！牠嘴裏還含着一個蝗蟲呀！』大哥手指指着那想進洞裏去又不敢進去的老麻雀。

『是！牠已經哭了！』我說。

『因為我們要捉他的兒子呀！』小妹妹也說。

借梯的回來了。

『哼！一共四個，已經生了長翼了！哈哈！』二哥站在梯上高聲的說，說了又笑。

『真的？』大哥半信半疑。

『不騙你。』他的手從洞裏出了，『看呵！一個大的！』從梯上拋下來。一個快要出巢的小麻雀。

『哈！哈！哈！哈……』幾個人笑個不住。

『我要大的，因為我先發覺！……』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二哥已失足從梯上墮到地下來了。

二哥暈倒在地，半晌的喚了一聲：『冤枉！』繼而，又說：『我的手骨跌斷了！痛呵！』又哭了。

我們看了。呆呆的說不出半句話，小妹妹已驚得哭了。

(1206)

語絲 第五卷 第五一期
那個老麻雀仍在屋上悲鳴。

四八